

山 路

黃晚成◎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



山 路

黃晚成◎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



中国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路/黄晚成 著.—中国文化出版社,2011.12

ISBN978-988-71385-2-5/W.1088

I .出… II .黄… III .文学.小说-中国-当代 IV.2109

中国文化出版社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110493 号

出 路

作 者：黄晚成

出 版：中国文化出版社

网 址：<http://www.zgwh.cn>

总 编 审：中国文化出版社国内编审处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东路 27 号

责任 编辑：徐 荣

装 帧 设计：成都昕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中国文化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mm 1/32

字 数：300 千字

印 张：12.25

印 数：1-1000 册

版 次：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978-988-71385-2-5/W.1088

定 价：3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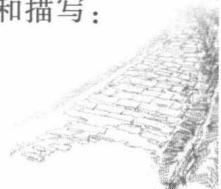
版 权 所 有 · 侵 权 必 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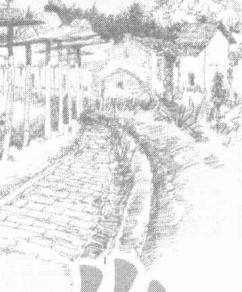
导 言

小说《出路》写一个四面为大山所困的山区小县,为修筑一条理想的出境通道,奋斗了两代人。直到改革开放,已经完成了三条出境公路,也还是不“理想”。

《出路》作者以其崇敬的心情写了那个背二哥出身的副县长兼筑路指挥部指挥长的姚达昌。那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唯一“不背语录,不戴高帽子,不挨批斗的独一无二的当权派、副县长”。《出路》从这个“最沉重的灵魂”的追悼会开篇,以他的继任人贺志文加入这个群体后的感受为主线,写出了这个老前辈带出来的一群人的事业心。从后勤采购到指挥部的副指挥长,从工程车驾驶员到指挥千军万马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是一群真正的“建设者,事业家,工作狂”!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都用自己的声音说话,用自己的脑子想事,一言一笑互不雷同。不戴面具,不作伪装,都是“赤裸裸的真理”!

《出路》作者运笔潇洒,思绪敏捷,笔锋所致,凡自然风光、地方风情、民间传说以及天文地理、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人文掌故,无不涉猎。可谓纵横捭阖,左右逢源,思如泉涌,笔流珠玑,大大丰富了作品的文学性、故事性、知识性、可读性。纵然是一段极平常的叙事文字,读来也觉妙趣横生。试举一例,如在大跃进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一个区委书记郝可达(好夸大),因他所在的区饿死了不少的人,受到处分后,又成了“上访专业户”。一次在轮船上与《出路》中的中心人物贺志文相遇,便有以下一段精彩的对白和描写:





出

路

“怎么？认不得了？你官大了，贵人多忘事啊！”多亏他的油嘴滑舌，终于唤醒了沉睡的记忆：“啊！郝可达……”，“嗯，不错，现在是孔夫子的弟子——贤（闲）人；听说你又高升了，该是扶着拐杖走路——盲（忙）人啰。恭喜，恭喜！”开口一连串的自嘲和嘲讽，那嘲讽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世道！贺志文这种猥猥琐琐，粑粑稀稀，三鞭子打不出个响屁来的也当了县委副书记。真是孔夫子放牛——亵渎圣贤……

他说得也正确，贺志文没有一出来就使人眼前一亮的堂堂仪表，也没有姚达昌那种无论谁见了都会觉得他老实可靠而顿生同情的天然魅力，更没有人们常见的那种居高临下、一言九鼎、一呼百诺的首长形象。泰戈尔曾说：花的事业是灿烂的，果实的事业是诚实的。贺志文既不属于花，也不属于果实，他只是存在于花与果实之间的一片不露声色的叶子……郝可达是另一类人，习惯于张牙舞爪，争强好胜，而不愿屈居于人下的人。时时刻刻想的是高踞于众人之上，突然一跟斗栽进了深沟，就觉得乾坤失重，是非颠倒，回头见那站在合理的地平线上的人，心里就不好受，要用冷嘲热讽故作清高，恰恰反映了他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态。

《出路》也写了些诗歌、对联、谜语（有自编谜面的，也有以《论语》、《唐诗》作谜面的），虽无佳作，但也可供自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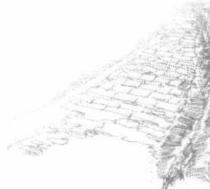
《出路》是一部以筑路为中心的小说，细细读来，许多内容是对建国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尤其是党的农村政策反省。《出路》认为中国农民不仅在革命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还在改革开放中做出了更为重要的贡献。是农民提供的廉价土地，养活了城市的繁荣和爆发。也养育了一个中国特色的精英社会。但他

们自己除部分沦为城市贫民以外,绝大部分要靠出卖廉价劳动力为生,正是他们的廉价劳动力换来了改革开放的奇迹,而他们获得的独特的社会名分——打工仔。

《出路》是一部文学作品,像所有的文学作品一样,虽然也反映了某一历史时期的某些社会病因,但也不可开出药到病除的良方。但是,一个正在同癌症作斗争的80岁老人,在“行将就‘炉’之前”还不忘向党向人民吐出一翻“肺腑之言”,并且希望自己笔下这段历史,能像一面倒车镜——紧紧盯住过去,是为了平安地走向未来。能有此赤子之心,已经足够了。至此,我们须想起作者曾发表在《中国老年》杂志上的一首咏花诗《金银花》,并以此诗为本文作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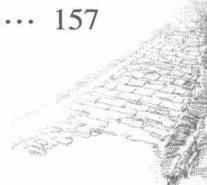
缕缕幽香湿路径,开时白银谢时金。
清热解毒身后事,问晚风光看黄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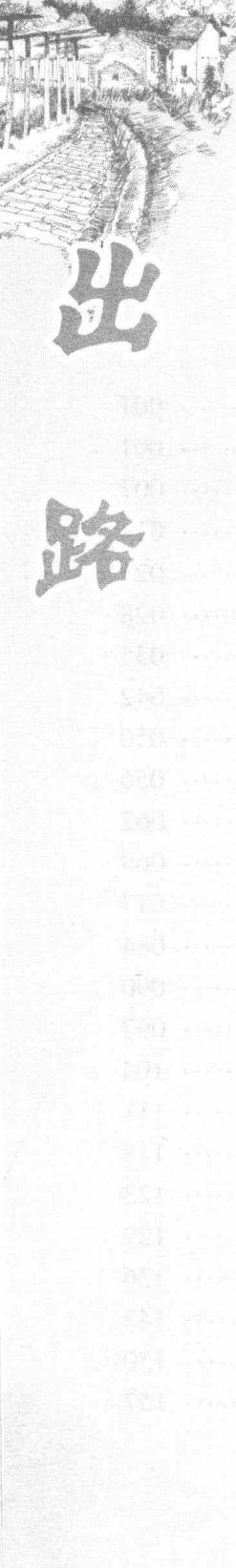
十二友人读后感言
公元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五日



目 录

导 言	001
第一章 追思默默送亡灵	001
第二章 黄尘道上论安全	007
第三章 风门岭上逍遙园	014
第四章 神话背后的真相	021
第五章 走走停停察路情	028
第六章 工棚生活苦也乐	035
第七章 空寺无僧万籁静	042
第八章 大路小路都是路	050
第九章 东方不亮西方亮	056
第十章 鱼味出在鱼身上	062
第十一章 挠痒要挠绝妙处	069
第十二章 没有视觉的心灵	077
第十三章 大道不留绊脚石	084
第十四章 衣锦还乡座上宾	090
第十五章 仇人相见狭路中	097
第十六章 无法兑现的承诺	104
第十七章 老资格上政治课	111
第十八章 伟人也是凡人造	118
第十九章 不是冤家路也窄	123
第二十章 轮船上的自由主义	129
第二十一章 神机妙算的秘密	136
第二十二章 一篇如何行贿的自供状	143
第二十三章 别只看自己资格老	150
第二十四章 火车上重逢老朋友	157





出
路

第二十五章 “不得行”的伤心事	164
第二十六章 小煤窑投产剪彩	171
第二十七章 十斤姜的背后	179
第二十八章 一纸判决书留下的后患	185
第二十九章 稀奇古怪的孕妇	193
第三十章 “胎提儿病”的故事	200
第三十一章 山口经济的发展方向	208
第三十二章 刀背梁上好风光	215
第三十三章 大山深处有人家	222
第三十四章 落实任务有人说不	228
第三十五章 一目了然的户口公示	236
第三十六章 姚区长的结婚宴	242
第三十七章 跳鱼潭里的故事	248
第三十八章 不堪回首的往事	255
第三十九章 “突发事件”敲响警钟	262
第四十章 炸药仓库失窃	266
第四十一章 令人同情的盗贼	273
第四十二章 老鼠藏粮有学问	280
第四十三章 酒到中局才露谜底	286
第四十四章 大山深处有人杰	293
第四十五章 因为抄错了一个字	299
第四十六章 山门路上传喜讯	306
第四十七章 幸亏只是一场误会	313
第四十八章 既得方便也得烦恼	320
第四十九章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327
第五十章 纷纷大雪下辕门	333
第五十一章 新县长到任之前	340
第五十二章 一次富有新意的人代会	347
第五十三章 一切为了“充分肯定”	353
第五十四章 已到曲终人散时	360
第五十五章 光阴苦短盛筵难再	368
后记	375

第一章 追思默默送亡灵

姚达昌同志的追悼会就在山口县唯一能容纳 300 多人的大礼堂举行。既是灵堂又是会场的大厅布置得庄严肃穆，充满了沉痛和哀伤的气息。

灵堂是设在主席台上的，用柏树枝扎了一个巨大的牌楼式檐门，上面装点着无数白色的纸花。两边是一幅楷书挽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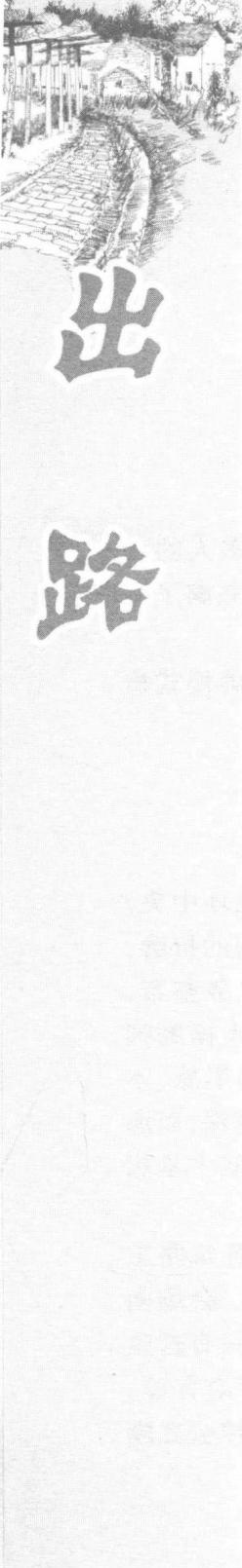
上联：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到死

下联：和和气气对人对事与世无争

横额：姚达昌同志永垂不朽

姚达昌同志的遗体就停放在几十盆万年青组成的花环中央。这位身高 1.8 米、体重 80 余公斤的汉子，虽然受够了病痛的折磨，只剩了一把骨头，但经过筑路指挥部那位安全干事的义务整容，却显得很安详，还是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一任家人捶胸顿足，亲友们伤心落泪，世人评说嘀咕，仍跟平时一样，不喜不怒、不悲不愁、无怨无悔、毫不在乎。只脸上的颧骨更凸，眼窝更深，而那张少言寡语的嘴，还给人以似动非动、欲言又止的感觉，似乎是想说的太多，最终还是一句也不说。

在主席台周围和礼堂两边放置着各单位、各部门、各筑路工程队以及亲朋好友赠送的花圈、祭词、唁电、挽联和赙仪。会场内外人山人海，几千人口的小城，凡能来的都来了。这场面只有这座小城放第一部电影《钢铁战士》有过，文革中红卫兵大辩论有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庆祝会有过。追悼会之隆



重，在山口县是史无前例的。

姚达昌是何许人也？让我们去浏览一下缅怀他的几幅挽联吧——

不会做官很会做人；

最能吃苦也能吃亏。

筑路一工程队敬挽

革命工作兢兢业业有点力则尽点力；

个人生活随随便便能得过时且得过。

筑路二工程队转念

解放前肩负背架跋山涉水累死累活难得一家有吃有喝；

建国后脚穿草鞋游州走府尽心尽力想让百姓无忧无愁。

山口县筑路指挥部全体民工敬挽

民工们送的这幅挽联，是民工们集体讨论编成，不乏民俗俚语，听起来土里土气。但他告诉人们，他们追思的是一位“背二哥”出身的政府官员，他的行政职务是政府副县长兼筑路指挥部的指挥长。“背二哥”是什么人？背二哥就是把山里的土特产背出去，山外的各色小商品背进来；把山里贫穷愚昧的小天地背出去，山外文明繁荣的大世界背进来……姚达昌是个背二哥，是个大名鼎鼎一次能吃一升米干饭、2斤半腊肉的背二哥！但他背了半辈子的食盐，家里却常缺盐吃，一家人都是大脖子（缺碘性甲状腺肿大）。背二哥是何等辛苦的职业？

山口人是这样嘲笑背二哥的：黑得像个油耗子，脏得像个屎婆子（屎克螂），穷得像个讨口子，喜欢他的除了见穷人就亲的虱花子，就只有臭虫虼蚤夜蚊子。

一根“T”字形的拐耙子打杵和一个形似“且”字的背架（山口人把这“架”字读成了“jiǎo”——角）便是背

二哥的全部家当。背架的上部略为弯曲，以与背部的曲线相吻合，背上东西才不咬肩。搬运的货物都固定在背架上，遇上茶叶、棕片之类不压称的毛毛货，背到肩上耸起像座山！建国以后几十年只有两名省报记者去了一次山口，写了三篇散文，其中一篇《铜肩铁背泰山轻》就写的背二哥。

货物上了肩，不到歇店的时候就不能放下来，想歇气怎么办？把肩上重量转移到打杵上，两手伸到背后稳住“T”字上面那一横，两腿叉开以维持平衡。所以，路途中的背二哥唯有打杵是他的大儿子、接班人，能替他歇个肩、喘口气。屙尿怎么办？选择有靠山的地方，打杵撑担子，靠山稳担子，站着屙。倘遇一马平川，水火来了不容情，憋不住就流在裤裆里。山里有首民歌唱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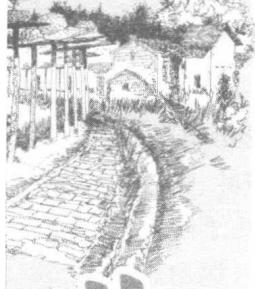
木匠难修转角楼，铁匠难打铁绣球。

背二怕走平川路，溺湿裤子水长流。

在一个“学而优则仕”的国度，一个背二哥当上了副县长，会是什么心情？他没有自命不凡的才能，没有随机应变的头脑，没有帮他摇唇鼓舌的文化，更没有什么“长征式”、“三·八式”、“解放式”之类可以居高临下、令人仰瞻的资格，他唯一的财富是成分好，生活给了他一身气力。他能有今天还在于他为人诚实，对共产党有知恩图报的感情，是时代选择了他。他能够带领和他自己一样的穷哥们，为闭塞的家乡开凿一条通向未来的大道，把山区人世世代代捏在手中的那根比大儿子还靠得住的拐耙子打杵扔进博物馆去，使大家都直起腰能走路，弯下腰能屙尿，便是他最大的心愿了。

“喂！喂喂！……呜……”一阵刺耳的盲音在礼堂里回旋。一个戴鸭舌帽的小白脸（据说是指挥部的笔杆子）在调试麦克风的音量。看样子追悼会就要开始了。

这时，主席台上出现了三个人，最前面的一个面色红润，鼻梁很高。有人在悄悄耳语：这就是咱们县的双“常务”（常务副书记，又是常务副县长）耿首章。第二个是胖子，一身脂肪松松的，走起路来全身抖动。此人有一张和蔼可亲的笑脸——他的这张脸很不适合此刻的会场情绪，但这是他的一张“随时脸”，你就扇他两耳



出 路

光,他也是这张笑脸望着你。他就是分管组织的县委副书记曹庆夫,南下服务团的老资格。第三位大家都很熟悉,本地人,土改时期的积极分子,文革以后才提拔的政府一把手万福全。

万福全在姚达昌的遗体旁沉默了,他很熟悉面前的这张脸,这张和自己一样在共产党到来之前,不会被人多看一眼的脸,此刻非常平静、非常安详。“还记得咱俩第一次出席农民代表大会吗?一身补丁摞补丁的老兰布衣服,都包一块青布帕子,一双大脚戳进棕袜子对耳子草鞋,亮在高高的主席台上,杂在一群四个兜的黑皮鞋干部中间,如作丑物展览!台下几百双犀利的目光看得咱俩五脏六腑都无处躲藏,若不是胸前那个“农民代表”的红布绺绺壮壮胆,真要找个地缝钻进去!现在你招呼都不打一声便走了呀?老伙计!”想到此他潸然泪下……

耿曹两位领导很重原则问题,当他们看到“不会做官很会做人,最能吃苦也能吃亏”的挽联,曹说:“这不是写成模范材料了吗?这个老万(他是治丧委员会主任)是怎么把的关呢?”耿书记说:“也许是老万不知道,咱们共产党是不兴送挽联的,因为它最容易涉及敏感的政治是非。”下面有人耳语:啊,怪不得电视上只见中央首长送花圈,不见送挽联的。曹说:“你这个常务副县长也该管一管呀。”耿首章说:“狄克斯说过,‘在我们一生中,生是一支插曲,死更是一件小事。’我两边的常务中还有那么多大事都无暇顾及呢。”在抚慰姚达昌的家属时,有人在旁介绍说,“他四个孩子,文化最高的是初中,但没有一个吃供应粮的。”耿又引用一位名人的话说,“这很好嘛,一个人死去时,若能把热诚传给子女,他便等于留给他们无价的资产。”

追悼会有个重要议程是致悼词,组织部长代表组织所做的悼词按咱们的传统要求,那是对死者生平的

盖棺之论，马虎不得。不仅要重复众所周知的细节，还有入伍过程、入党时间、历次运动的表现、个人工作生活作风，以及一生的功过是非等，都必须历历载笔，面面俱到。礼堂是建国初期修建的老房子，光光的四壁没有作消音处理，公式化、概念化、记账式冗长而沉闷的诔文从麦克风里流泻出来，再经四壁的折射回旋，嗡声嗡气，不明不白，更加冗长沉闷，不但没有达到寄托哀思、催人泪下的目的，倒是听起来使人昏昏沉沉、哈欠连天、想打瞌睡。部长话锋一转：“但是，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达昌同志也犯过错误，甚至是严重错误……”“啧啧！姚县长这么好的人也有错误。”一片蜩螗私语，如煮沸了的一锅粥，这篇盖棺诔文是如何结束的就不知道了。

姚县长也有错误，这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从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中过来的人，谁敢保证身经风雨不湿衣呢？然而姚达昌是奇人，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姚县长是不会犯错误的。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斗争中，无私无畏的老帅陈毅、叶剑英都哀叹：“串联炮轰何时了，罢官知多少。沙场赫赫旧威风，顶住小将轮番几回冲？”他姚达昌却是中华大地上的唯一例外，他是不背语录，不戴高帽子，不挨批斗的独一无二的当权派、副县长。那场运动刚开始，空气里还嗅不到火药味的时候，有个群众组织开过他一次“答辩会”——

问：你对毛主席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怎么理解的？

答：我说是，这个问题的话我说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自有他的道理，我说是。

问：你们对这场伟大的政治运动是怎么安排的？怎么贯彻部署的？

答：我说是，这个问题的话我说是，是个大事，是个头等大事，我说是……

问：……

答：我说是……

最后红卫兵喊他签字，他把“姚”字写分了家，那个女旁与兆字相距十万八千里。那个红卫兵审视了半天才问他：“你跟你老婆离婚了？”他说：“我说是小同志，他娘又没嫌弃过我……”是啊，他从区委书记到副县长，时至今日，一个靠锄把子吃饭的家庭，都是



出 路

他老婆一手支撑着的，能离么？

从此以后，谁也没去过问过他，他也正好落得个逍遥自在。有人说是因为他太老实，斗他不过瘾；有人说人的天性是同情弱者，像他这样不说半句空话的人，不屑于斗；也有人说，是他被后来的火药味吓破了胆，一直躲在筑路工地上捡石头、挖土方，被人遗忘了……直到山口县经历艰难曲折，甚至有不少人为此亡命损躯才得以诞生的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成立的那天，人们才发现他也坐在主席台上。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他成了最理想的人选：口碑好、人老实、能办事，既可装点门面，又好支配，正需要有个人来“促生产”。也有人说，正是这个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官衔使他 58 岁就离开了人世。

山口县没有火葬场，丧葬习俗还是老规矩——土葬。一副量身定做的杉木棺材，约有 5 寸厚。为使他的遗体保存得好一些，治丧委员会决定用 50 斤生漆坐缝、涂壁、刮面，以防腐防潮。这样一副行头，睡上一个吃一升米干饭的大汉，再固定在“目”字型的“天秤”架上，至少也有 200 公斤。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如何送上坡呢？

然而，追悼会的司仪一声“出殡”，几百民工一拥而上。能够挤进去多少人便有多少，能够容纳多少双手便有多少双手，如同群蚁搬运一个干柴棍，在大地上缓缓地移动。从大礼堂到搬运灵柩的大卡车大约是 700 米的距离，在这样短的距离中要让等候在外面的近 2000 民工人人都献上四两力，的确是一件难事，主持人不得不宣布每前进 10 米必须换上一拨人，以让每一位民工都能实现捧上一把的心愿（为这一把有的人赶了 100 多里路啊）。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未能挤进去实现自己的心愿……这真是迄今为止山口县第一个最最沉重的灵魂啊！

第二章 黄尘道上论安全

一辆货箱里垫了稻草的工程车停在县委机关大门外。贺志文将他的铺盖行李往里一扔，然后爬上驾驶室副驾驶座，说了一声“开吧”。

小汪师傅不放心地伸过手来重新关上车门，并搡两下，确信已经关好，才踩油门……

工程车行驶在通车多年的老路上，感觉很轻松。贺志文事前已听经委副主任邹楚常说过，来接他的工程车驾驶员汪师傅是个共产党员，当过兵，在指挥部开车已有五年。他想，这是一个了解情况的好机会，不能错过。

“听说你是个转业军人？”

“不，我是个退伍军人。”汪师傅微笑着望了他一眼，表明自己是个普通兵，不是干部，干部才叫转业。并补充道：“我叫汪永全。”

贺志文也笑着望了他一眼，说：“我叫贺志文。”

“我知道，您就是县委的贺副书记。”他用“您”是小辈对长辈的称呼了。

贺志文早就听说筑路指挥部的人对山口县委的主要领导心存芥蒂。困难时期川豫铁路下了马，川交九处大批重型机械设备闲置在山上生锈；大批工人无事做，在山上挖野菜，用劳保服、铺盖棉絮换社员的蔬菜、洋芋、鸡、兔等。九处负责人和姚达昌协议，他们不要任何报酬，只要山口县供应他粮食愿为山口县修一条出境公路，以结束山口不通公路的历史。姚达昌满心欢喜地把这一情况回报到县委的时候，有人说：“这不见得是件好事，说不定通



出

路

了公路我那点粮食和小块腊肉都保不住。”就这一句话，煮熟的鸭子飞了！

这件事传开以后，都说咱们这位南下干部的眼光太短浅了，简直就是井底之蛙！指挥部的人听了以后最反感的是他那句“我那点粮食和小块腊肉”（那时山口人用冈炭火烤的小块腊肉在成渝两市很有名），你有什么资格说“我那点”？如果出自另一个人之口，倒还可以理解。这个人是谁？此后再说吧。

贺志文问他，是在部队开车好或是地方开车好？

他笑了笑说：“部队好玩些，但没有地方自由。”

贺志文有点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

汽车进入了一段人烟密集的河岸，但速度未减，势如破竹地撕开两边景物。柳树、电杆、房屋、篱笆……纷纷退去，如倒多米诺，一闪而过。“咯咯咯！”一群正在觅食的鸡，吓得展翅乱飞，有一只差点撞在挡风玻璃上……

“我们谈话，对你的操作有影响吗？”

“空车，没有关系，适当开慢点就行了。”汽车开始减速。

贺志文想知道的东西很多，譬如姚达昌死后，县里连续定了三个人去接任指挥长，都未成。第一次是派经委副主任，他找了个奇特的理由，说有心脏病，听不得炮响；第二次是派经委主任，他倒愿意去，终因企业改革任务重，未能成行，特别是他负责的煤矿企业的整顿，正进入了攻坚阶段。说到煤矿企业，谁都不敢小看了它，它是山口县企业的亏损大户，是县财政的大包袱。主要问题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临时工养固定工，井下工养数倍于自己的地面工和行政工。在整顿进入到关键时期找不到合适的人去接替，当然不行。第三次决定派个县委常委成员去，头天说得好好，第二天就住进了医院。这个单位为什么被人视

为畏途？是什么问题那样棘手？更令人费解的是，这样一个“烫手的山芋”却被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背二哥玩了几十年！他有什么能耐和诀窍？实在让人不可思议！

关于姚达昌的工作作风贺志文也听到过一些言传，说他有劳动人民的本色，能和一身臭汗的民工打得拢堆，也和民工一起挥锤打眼，挖泥挑土。据说在修襄渝铁路的时候，铁路上废土方堵了公路，他正带领几个民工在那儿疏通，遇着军人首长坐着小车经过，驾驶员下车来嚷道：“哎！那个老头，你多找几个人来搞快点嘛，咱们首长有急事哩。”一个民工抬起头来吼道：“别那个老头那个老头的，他可是我们的县长呢。”那个驾驶员立刻表示了歉意。他在农村住队，公共食堂时期他突然去到一家社员家里，这家人正在开“小灶”，见他去了惊慌失措地藏饭、藏碗筷，他笑眯眯地说：“我说是，你们藏啥藏，怕我吃了？我是吃了的，别藏了，赶快趁热……”他的话是真实的，他没有批评那家人，而且说人是铁、饭是钢，食堂吃不饱，开点小锅小灶添凑些是可以理解的，只要有。他是一顿能吃一升米干饭的人，公共食堂那碗饭只够他塞牙齿，他的肚子饿了还往社员家里跑呢。所以，在食堂时期，他分管的区自留地是明收暗留的，他对农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是睁只眼闭只眼的。

可是，姚达昌能做到的，你就做不到。你去打几个炮眼吧，挖几锄泥土吧，和一身臭汗的民工睡几晚上吧，去社员家拉拉家常、逗逗孩子吧……那是作秀！人家并不从心底承认你，你不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你没有那份真情感！“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多高明的见解，多深刻的名言！“道德常常可以填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但丁语）姚达昌的东西永远是姚达昌的，你学不来。

姚达昌的“口水话”多，说话爱说“我说是”，“我说是，这个问题的话我说是，如果不注意的话我说是……”一个指挥部里那么多工程技术人员，财务组、后勤组、行政组、工地医院，以及若干工程队；大学生、中专生、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一大群，都在聚精会神地听，还要从他那众多的“我说是”中筛选出“我说是你一定要